

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心隨 万物转

改变针对同一题材密集叙述的手法，
多视角、多层次、多色彩地呈现自然之美，
因情生文，率意以言，思想与理性之光闪烁文字之上。

何诚斌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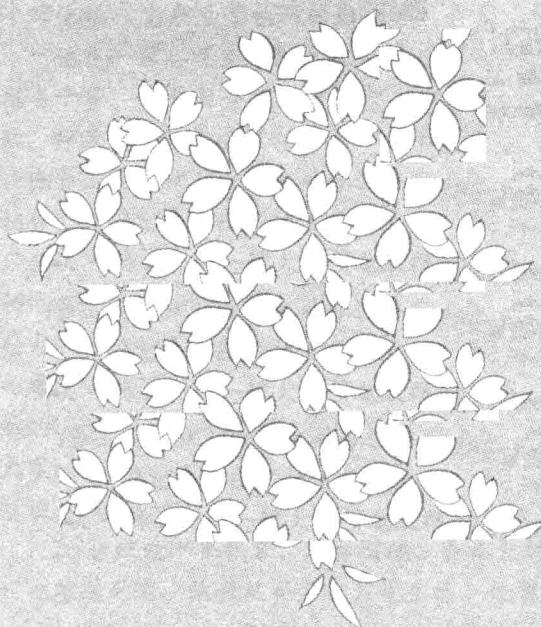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迅
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

心随万物转

何诚斌◎著

改变针对同一题材密集叙述的手法，多视角、多层次、多色彩地呈现自然之美，
因情生文，率意以言，思想与理性之光闪烁文字之上。



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随万物转 / 何诚斌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2.5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ISBN 978-7-5468-0288-6

I. ①心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93390号

心随万物转

(青少年必读的当代精品美文)

何诚斌 著

总策划：张海君 徐迅

主编：沈天鸿

责任编辑：江少敏

封面设计：晴晨工作室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：(730030)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：www.dhlapub.com

投稿信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288-6

定价：2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

作者简介

何诚斌，1965年9月出生。少年时代爱上文学，从此心中充满幻想，直至文学之路走向边缘地带，亦不言放弃。先后被称为文学爱好者、业余作者、自由撰稿人、作家、写手。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0余篇，出版散文集《老儿戏》（当代世界出版社）、长篇小说《小柏和外星犬》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）。散文《亮堂里读书》获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“知书识礼、共建和谐”征文一等奖；散文《被书设计的人生》获安徽省“图书馆与终身学习”征文二等奖。众多散文入选各类文集。

青少年
必读的当代精品

美文



散淡本真，诚以致远

——序何诚斌散文集《心随万物转》

甲乙

诚斌是我多年的朋友。我们多年前就相识，但是相见机会不多，我对他的认识更多地来自于一个副刊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交往。他是一位勤奋、扎实且不乏才气的作者，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保持在相当的高度。但在写作早期，他对文字驾驭还稍显生涩，题材面也比较窄。有一次读他的稿，我甚至曾经对他有过一丝担心：他能走多远？但我这种担心后来被证明是多余的。一年年过去，他在时间的栏杆上不断跨越，对文学始终充满激情，这一点有目共睹。

我认为，诚斌是吃得大苦，且也不乏浪漫情怀的人。他出生在怀宁洪镇，那是一处江河盘绕、丘陵起伏之地。诚斌最初的灵气当出乎于此。他最早的才情是通过诗歌呈现出来的。他的青春期以及诗歌和那个时代的大工业紧密相联。在我看来，是对诗歌和大工业这二者激情洋溢的体验，似乎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。这在他以后的文字中也是有迹可寻的。

他在一家水泥企业先是做操作工，然后是车间工段长、团支部书记、厂团委干事、食堂司务长，直至厂报编辑。假日和夜晚，领着一帮子喜欢诗歌、奔放热情的青年男女，游历山水或灯下唱诗抒怀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尤其在他当工段长时，他是常把自己手下粗犷、豪爽的工友请到家中喝酒，兄弟相待，一醉方休。而在担任司务长时，更把食堂里曾驱逐过几任司务长、全厂公认“刺头”的一批大师傅收服得好好的。他的办法之一是上午九点就率领他们喝一巡酒，之后备餐、煮饭、炒菜。这般有创造力的工作方法，让这些大师傅热情高涨，不再横生枝节。这或许会让人想到“朝三暮四”和“朝四暮三”——但是这样的上午酒比晚上工作忙完后再喝要好上无穷倍呵。诚斌的高妙就此可见。他的影响力和威信就在这样的酒局中树立，牢不可破，大家都爱戴他，从而建立起那个年代基层干部和工人劳动者之间难得的情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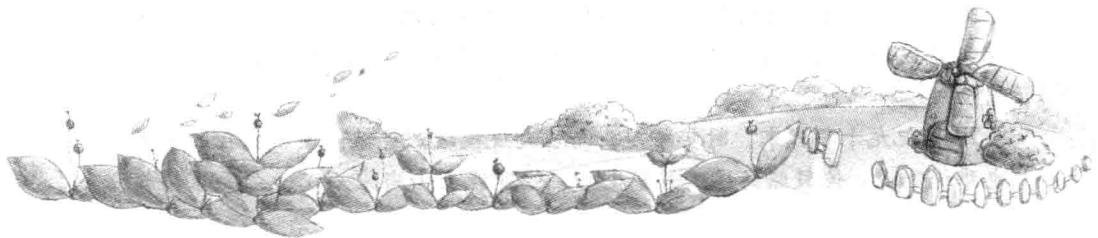
20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时势所趋，企业大规模破产重组，诚斌所在的水泥厂也难逃厄运。他毅然离厂，另觅生路。他曾经上山当采石工，白天累得精

疲力竭，晚上仍然坚持看书写作。这种抗争命运的刚强曾让我佩服不已。他的文学功底就在这样的磨难中冶炼凝成。之后，他被一位福建书商请到北京，策划选题，著述图书。他编著的一系列书籍由于定位准确，很受市场欢迎，给书商赚了大把银两。他的“才、财”名气在书商心目中蒸蒸日上，他们争聘他当旗下“写手”。他也因此赚够养活家人的稿费。与此同时，他自己也创作了好几部作品，像长篇小说《小柏和外星犬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，受到少儿读者欢迎，已再版数次。还有散文集《老儿戏》在读书界受到广泛好评。新近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《门在屏后》，以“富二代”为题材，被数家出版机构看好。他在大陆及港澳报刊发表大量的散文、随笔作品，其中有教育语文类报刊，也有专业性很强的文史杂志。他是一个异常勤奋的作家，写长篇时每天写作七千字，2010年一年间写出近四十万字各类题材的作品。

现在该说说诚斌即将出版的这本散文集《心随万物转》了。本书收录的若干篇章，都是诚斌近年来写出的较纯粹的散文。我认为，作为一位皖江走出的作家，对散文这种文体掌控得好是“必须”的。诚斌也正是如此。他的散文写自然田园、故乡风情、感悟敏思等。这里既有非常感性细腻的描述，也涉及一个区域的史事流迁。木石苇草，山人野叟，皆入诚斌笔下。作者在山野自然中寻找本真，洁净心灵，情境悠悠而致远。诚斌的散文是散淡、平和的，超乎尘世，流连心田。时间和空间的流逝，在他的文中有一种朴素的静默感，一片心灵的底色现于纸上。这就是诚斌的散文。

近期，和诚斌常有近距离接触，对他的了解多了许多。诚斌个性耿直，酒量颇大。他素常沉默少言，但一朝话语喷发，也是滔滔不绝。他是一个高度近视的人，却不愿戴眼镜，以至不了解的人见他老是凑近某个事物去看，觉得一个作家的观察是不是也忒仔细了？他还是一个笃信“梦境”和“运命”的人。总的说，离他越近，我倒是从他身上觉出几分神秘。他对未来的“感知”大多是乐观的，这一点让我对早前没有更多的认知诚斌其人而暗生悔意。

2011年7月5日下午 北京紫庐





• 目 录 •

第一辑 通灵山水

- 偶遇金沙江 / 002
风静亚龙湾 / 004
皖水之上 / 006
通灵的徽州 / 009
褶山·层水 / 011
铁砚山房的屋顶 / 013
洪家铺的霭 / 015
月形山 / 018
嬉子湖的风 / 020
轻踏秋浦迎曙晓 / 023
山涧峡谷看卸妆 / 025
寒冬攀古岭 / 027
磐石和蒲苇的信诺 / 029
仰望天柱山 / 032
皖水流过废城 / 034
桐怀路上的黎明 / 036





心随万物转

Xin Sui Wan Wa Zuan



第二辑 一天两个红太阳

- 黎明的品质 / 040
树，倾斜的风姿 / 042
根盘水乡 / 044
祖宗之地 / 046
我去老家看自己 / 049
树 网 / 052
逐秋水 / 054
黑夜的声音和气味 / 056
守 夜 / 058
1980 年的打鱼客 / 060
一天两个红太阳 / 062
意外的雨 / 065
身体上的痛点 / 067
向往另一种乡居 / 069
带走的是记忆 / 071
硬座之熬 / 073
白色桶 / 076
去洲上 / 078





踩断黑瓦 / 080

都市里的“井” / 082

螺旋树 / 084

搀扶的风险 / 086

离家的滋味 / 089

千米道 / 091

旋转的石子路 / 093

第三辑 人物相婉转

大树边的泥塘 / 096

坐看时光 / 098

静守与呈现 / 101

抵壁的阳光 / 104

虫鸣秋雾中 / 106

秩 序 / 108

将河床站成河岸 / 111

敲打与象声词 / 113

春在细雨中 / 115

雨 伴 / 117





心随万物转

Xin Sui Wan Wu Zuan



- 鸟和种子雨 / 120
天空凝滞的光线 / 122
另类的向日葵 / 124
雨聚老天井 / 126
思 想 / 129
河边的声音 / 131
野 外 / 133
记忆飘逝的树 / 135
踏上雪上腊坟 / 138
那些简单的消失 / 140
晚 稻 / 142
雨中寻蝶 / 144
潮水与洪水 / 146
春雪是雷的贺卡 / 148
秋风中的鹭鸶鸟 / 150

第四辑 少年的河

- 男孩与灯 / 154
裸童岁月 / 156





- 鸟的惊叫 / 158
木 钩 / 160
揉碎心的声音 / 162
除夕前的宁静 / 164
父亲的棒槌声 / 166
没有刷好的网梭 / 168
少年的河 / 170
晒 粉 / 172
湖滩之夜 / 175
低 飞 / 177
孵 米 / 179
麦麸的香 / 182
幸有一条河 / 185
冬日橡皮膏 / 187
牛棚村 / 189
孩子与疯子的心灵最近 / 192



第一辑 通灵山水

偶遇金沙江

风静亚龙湾

皖水之上

通灵的徽州

褶山·层水

.....





偶遇金沙江

不知道去游什么山，也不知道去玩什么水。人与山水相遇，也需要缘分。狂风阵阵的隆冬，猛虎追赶狡兔的身影，年的气息渐浓。有啥谋生的打算，只待春天了。这样想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电话将我召到了北京，几天后便出差云南丽江。

飞机上，一览群山众峰，感觉云南冬季里的大山有几分苍郁，但绝不似北方的苍茫浑厚。在丽江上空，看到一座雪山，耸立寒霄，我以为下雪了，同伴说那是玉龙雪山，积雪终年不化，即便夏天也是银装素裹，非常好看。飞机徐徐滑翔，下降。金沙江如一条翡翠项链盘绕山涧峡谷，闪动高雅气韵。下了飞机，我们直赴金沙江中游的金安桥。

这个季节，金沙江正处枯水期，加上干旱少雨，水流不急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巨浪击石、湍流奔腾的磅礴气势。江水平缓，只见波痕，不见浪花，灵秀而婉约。金安桥水电站大坝挡住了江水，深幽、平静，蓄势待发。我们离开大坝，向下游走，只见泄洪闸喷出冲天水柱，夺人心魄，银白色的水柱在空中爆开，壮大，混沌一片，轰鸣着，倒入江中，腾起团团水雾，飘向山体，与天上的云彩连接起来。细细的水沫飞到脸上，我感觉暖意中有一股力度。听水电站建设者说，丽江市人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开发金沙江中游水资源的憧憬，等待了半个世纪，现在梦想终于变成现实。一家民营企业“敢为天下先”，跋山涉水挺进云贵高原，踞立金沙江中游，成功截流，建造起金沙江上最大的一座水电站。随后，几家国企也来了，形成了西部开发的强大势头。

金沙江的阳光没有一丝杂质，纯粹，有力，站在阳光下不一会儿，我就感到身上直冒热气，待不住，往阴凉处跑。夜宿金沙江上方的山坳中，



江水就在身下，感觉人被漂浮起来，有些眩晕，同伴说是高原反应，而我的眼前分明是闪着绿光的翡翠，照亮梦境。睡前，我欣赏夜色，高海拔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的车辆，灯光像闪耀的星星，一眨一眨的，有的倏地就不见了，如流星。天上星星不多，灿烂，明亮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云，好像云是由谁摆放到天空的，形状各异，极具立体感，能看出它宽大的侧面，逼人想象它的背面。如梦似幻，不对，置身魔幻异域更贴切，真实。阳光出现之前，云奋力涌向大山，立于山梁，俯瞰山下，接着将山谷填得满满的。金沙江在云雾中流淌，没有声响，但我能闻到它的气息——纳西人的气息。

金沙江两岸生活的主要少数民族，其中纳西族人口最多。纳西人散居在一座座大山的山坡上，房子矮小，黑瓦灰墙，门一律敞开着，采纳山光。也有群居的村落，面积不大，保持着原始风貌。一路上，我见到了不少头戴蓝帽、身着白褂、背挂黑色雨披的纳西族妇女，她们用布袋或箩筐背东西，走在山路上步伐平稳。给我们开车的纳西族汉子说，纳西族家里家外都是女人干活，男人只饮饮茶，喝喝酒。赶集回来，女人牵着毛驴，男人坐在毛驴上照样喝酒。这时候，同伴中的男士便说纳西族男人享福，自在；同伴中的女士便说纳西族妇女辛苦，伟大。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，是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，有它存在的缘由，也有它传承的意义，而对于我们，领略当地风土人情，别具一番风味。

离开夜宿营地，往丽江城而去的时候，车子爬到高山上，我又看到了金沙江，它一如前日初见，在深山峡谷中逶迤，萦绕，绿如翡翠，细如项链。此刻，玉龙雪峰又跃入眼帘。无雪的冬天，草木苍黄，众峰之上的雪峰，它的洁白和群山遮不住的金沙江之绿，色彩鲜明而彼此映衬，使冬天的内涵更丰富，韵味更足。一次偶遇——出乎意料的远行造访，山水之缘，让我的思绪，不再等待春天，就高高飞扬了。



风静亚龙湾

在亚龙湾的三天，都没有风，而涛声不息。当后浪追上前浪并抢先到岸，或者两层浪在到岸时恰好重叠，都会发出浪打浪、浪拍岸的声音。一个大浪扑上岸，将平坦的细沙上的脚印抹平。接下来是小浪，有响声而无气势。细沙上又很快被人们踩上脚印，还有孩子们有意画上的图案和情侣们搭的沙雕。

大浪又来了，冲上岸，蓝色海水变成白沫，飞快地亲吻着游人的脚，调皮而得意地退回去。紧接着又一个浪压上来，可好像被后面的浪给抓了一下，冲岸的力量小了不少。气势大的浪如若伸出长舌，把跟前的小浪吞掉，在空中翻卷，猛烈地砸向沙滩，击起很高的浪花。

这时，海湾没有风，椰林宁静，芭蕉悄然不动。我的心十分平静。到三亚，不是专门来旅游的，有着艰巨的任务。组织者选择美丽的海湾召开研讨会，以缓解与降低大家的心理压力。

亚龙湾宾馆濒临大海。我们将行李放进宿舍，走出宽敞明亮的一层大堂，向下两百米就到了沙滩。在黄昏前柔和的阳光中行走。坐在沙子上观海、聊天、玩沙、遐想。海面上的汽艇、游船于落日余晖中纷纷归航，浅海中游泳的人也渐渐稀落。几个渔民拉上了一条渔网，各色小鱼在沙滩上活蹦乱跳，总共大约十多公斤，空气中弥漫开浓郁的鱼腥气。一群人围上去争购，或者只是看鱼。离其不远处的沙地上，几个妇女在沙子里翻找被渔民落下的小鱼。我立即对汉羽兄说，想起小时候拾麦穗、拣黄豆、刨山芋。他笑答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我第一次看海，海水比想象中蓝。汉羽曾在大连海边待过多天，旅游，写生。我问他感受有什么不同。他认为大连的海刚一些，庄重一些，三亚的海柔一些，秀气一些。或许是季节的原



因，时在早春，三亚天气不热，沿海是茂盛的植物，洋溢着南国风情。或许还有风的原因，此时无风……

没有风，而我却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烤鱼的气味，抬头寻找，只见一个身材瘦小、皮肤很黑的男人立在棚桩旁，一手托着盘子，一手抓着鱼吃。从模样上看，他是位渔民。一定是很饿了，烤条鱼充充饥吧。近海是打不到多少鱼的，打鱼人的收入并不多，而打鱼人成了海湾风景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不能没有他们——他们的模样，他们的声音，他们一举手一投足的劳动场面。

黄昏时天阴了，我们没有看到壮观的落日。海中几座岛屿仍然轮廓分明，直到夜色降临，才与大海成为茫茫一片，朦胧，灰暗。晚饭罢，我们再次到海边散步，怎么也找不到海岛的影子了，尽管上面有航灯。夜航的游船，灯光徐徐移动，投下虚幻的船影。这时，涛声听上去比白天大些，纯粹些。依然没有风。赤脚走在沙子上，很舒服。被海水不断冲洗的沙子是湿的，凉凉的，而海浪打不到的地方，沙子是干的，白色的，暖暖地在脚底下柔软铺展，让我感觉无比亲切。

也想去夜航，可游船需要白天预订。只得改为明天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们乘着游艇在海上逡巡、漂荡了三个小时，航速时快时慢，而风浪随之或大或小。有些冷，便将准备的衣服穿上。边喝酒，边畅谈，边观赏海湾夜景，人人兴奋不已。有人半醉有人已醉，有人似疯有人已癫。

接连两个早晨，我们吃过早餐立即到海边散步，阳光一大早就特别强烈地照着海湾，白沙泛着光芒，沙旁的树木光影斑驳。我走了一会儿，身上冒汗，但心里没有一丝儿躁气，情绪也就格外的好。走了几公里，大家都不过瘾，如果不是要开会的话，会沿海岸线走很远很远。

海湾是环形的，我们行走的海岸不是同一方位——第一层浪起点在哪，生于何时，我不知晓，亦无法想象，但我知道无论沿海岸线延伸到哪，都会是浪涛拍岸。我甚至可以肯定，大海的彼岸也一样接受着海浪的拍打、撞击。与风有关，与风向无关。